

明史河渠志曰洪渠堰圯復命耿炳
文修治之且濬渠一萬三千餘丈
則八年之書其誤益明矣意當時特修堰而
未嘗濬渠此則渠堰兼治也然則王氏
浚洪堰者亦誤也

成祖永樂三年修涇渠

西安府志曰奉工部勘合差千戶董暹於附
近撥軍民相參修治涇渠役丁夫一萬四千
四百軍一萬五千

宣宗宣德二年修涇渠

明史河渠志曰浙江歸安知縣華嵩言涇陽
洪渠堰溉五縣田八千四百餘頃洪武時長
興侯耿炳文前後修濬未久堰壞永樂間老
人徐齡言於朝遣官修築會營造不果乞專
命大臣起軍正誤據此則永樂間未嘗治渠
夫修治從之矣然府志所云奉工部勘
合差千戶董暹者語似有據或當時止是濬
渠未嘗修堰故徐齡有遣官修築之請也

憲宗成化元年作廣惠渠

彭華廣惠渠記曰往者數於王御史渠口修
堰行水歲久漸圯壞弗治成化初副都御史
項公忠請自舊渠上並石山開鑿一里餘就
谷口上流引涇入渠集涇陽三原醴泉高陵

臨潼五縣民就役穿小龍山大龍山役者咸
篝燈以入遇石剛頑輒以火焚水淬或泉滴
瀝下則戴笠披蓑馬功未就項名還朝戊子
項復西征過陝命有司促工責成奏凱還亟
以成功紀於石名其渠曰廣惠而渠實未通
也丙申右都御史余子俊又經畧之於大龍
山鑿竅五以取明疏其渠曲折淺狹者踰年
余以兵部尚書名又弗克就訖其功者副都
御史阮公勤也公下車詢民利病三司諸君
以渠為言且曰向者之費率徵於利及之民
今民未獲利而復徵之恐不堪命公曰然以
帑藏金粟募工市材食役者功成然後責償
於民可也用匠夫四百人五縣之民更番供
役以辛丑二月工興渠口有石卧水中巨甚

乃堰水以西鑿石四尺水得深入又竅小龍
 山架板槽閣泉溜且鑿疏深者至五尺淺者
 二三尺廣可八尺六月大雨河溢壞隄湧沙
 石壅渠俟少間更築隄堰水疏渠鑿石土愈
 勤至十月水冰輟工明年正月復作始決去
 淤塞引涇水入渠合渠中泉水深八尺餘下
 流入土渠汪洋如河又下流至古三限渠曰
 中限南限北限者中限下至彭城閘又分四
 渠溉五縣田八千餘頃初秦漢時涇河平淺
 計古溝澮猶有存者引河作渠直易耳年
 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益就上流然後
 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故用力尤難
 而成功

考證
 明史河渠志曰都御史項忠言
 尤可喜

涇陽之瓠口鄭白二渠溉田數

萬頃至元猶溉八千頃其後渠日淺利因以
 廢宣德初遣官修鑿畝收三四石無何復塞
 渠旁之田遇旱為赤地涇陽醴泉三原高陵
 咸患苦之昨請於涇水上流龍潭左側疏濬
 迄舊渠口尋以詔例停止今宜畢其役西安
 城西井泉鹹苦飲者輒病龍首渠引水七十
 里修築不易且利止及城東西南阜河去城
 一舍許可鑿令引水與龍首渠會則居民盡
 利並從之○又項忠傳曰疏鄭白二渠溉涇
 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
 祠祀之○又余子俊傳曰十二年十二月移
 撫陝西子俊知西安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
 鑿渠引城西瀆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
 所洩至是乃於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

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公渠又於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表化中曰項公劃龍山後崕穿山為腹鑿石渠石頑如鐵日用炭炙醋淬故名鐵洞洞深者百餘尺淺亦不下五六十尺寬僅四尺工役仰視不見天日渠成而官民力竭淤塞日甚視宋元水利不逮十一於是盡除富平諸縣之水大減涇

正誤 按彭

陽五縣之利後定灌田僅八百頃

華記渠作於成化初而明史書之天順八年下今中山西有故水司廢宅項公自作渠記碑尚存碑陰載當時疏議及符狀上下之辭甚詳蓋工部奏覆在天順八年十一月而項既得請檄所司以來歲興工則是成化初也又彭記云溉田八千餘頃畧如項公自記語

而與本傳及余子俊傳皆不合項作渠時余方為參政寔董厥役其後繼為巡撫又經理之是兩公疏鑿祇此一渠而明史於項傳書溉田七萬頃余傳書千頃湯文正公斌擬明史稿亦然皆不知其何據愚考宣德間華嵩言洪渠溉五縣田八千四百餘頃而項公疏列涇陽人金彪陳狀云鄭白渠灌田四萬餘頃至前元渠高水低止灌八千餘頃後渠水淺澁宣德初差官修鑿水復通流近歲河底愈下水又不行乞加修理語與華嵩合然萬歷間知縣袁化中曰廣惠渠成定灌田僅八百頃由此論之所謂八千餘頃者乃元季相傳之語其實渠既數壞涇水日益難引灌溉之舊迄不可復彭項二記殆皆踵襲舊聞非

實錄也自萬歷迄今百數十年間灌溉之利雖時有增減要之無過七八百頃然則余傳之千餘頃差為近之而項附考明史河渠志傳云七萬餘頃者誠誤也附考曰天順五年僉事李觀言涇水出涇陽仲山谷道高陵至櫟陽入渭袤二百里漢開渠溉田宋元俱設官主之今雖有瓠口鄭白二渠而隄堰摧決溝洫壅滯乃命有司濬之考項公疏亦引此奏實在天順四年是時朝議雖已允行而會邊警又仍歲水旱工不克舉七年十月按察司准金彪陳狀方議來歲即役而八年正月奉詔旨停罷金彪續又狀告項公復以為言十一月五日始得旨報可明年二月興工則李觀之請當時實未及行而史志所載弗敢

闕也故附書於此

武宗正德十一年作通濟渠

劉璣通濟渠記曰廣惠渠成化初都憲項公忠所作傍山鑿石穿大小龍山下接新渠其地石堅難鑿乃緣河甃石為隄以接上流遇夏秋水溢石每崩塌數修數廢今五十年矣蕭公紳巡撫茲土乃議鑿山為直渠上接新渠直沂廣惠下入豐利為渠廣一丈二尺袤四十二丈深二丈四尺工始於正德丙子夏四月丁巳迄於明年五月甲辰厥名通濟

附考按呂給事應祥涇渠紀事謂王御史渠下為通濟渠正德間豐利渠壞蕭公旁

山鑿此代豐利也馬谿田理五渠碑記謂通
濟渠工未訖而蕭去御史榮昌喻公都御史
榆次寇公繼治之未幾俱去而劉公天和至
更鑿深三尺始訖工是為嘉靖十一年歲壬
辰自正德丙子至是十七年矣然馬作記時
渠已塞碑後續記又謂渠之未鑿者尚四尺
王都御史堯封更下教俾卒治之然不言其
成功竟亦不知何如也其後六十九年為萬
歷庚子涇陽知縣王之鑰及三原知縣張應
徵高陵知縣李承顏協謀請於臺使徵四邑
丁夫浚鐵洞填淤伐大石增治隄岸疏土渠
五里許又五年都御史顧公復檄西安府同
知顧漢穿治龍洞閘廣惠渠口為石橋橫渠
上度山間潦水以絕泥淤而以王御史渠堤

窳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貫石梁其上以為
隄骨而益甃以石皆有碑刻可考而涇陽前
後志皆不錄其他史乘闕畧詞事無傳者又
不知有幾也要而論之有明一代曾未三百
年而治渠之役至十數而未已自秦漢以來
未有若斯之勤者也江河日下堰引日難隄
防益勞決壞益速今昔之勢可以觀矣余撰
涇渠志特取其興作之大而奉朝廷指揮者
乃書至若宋慶歷間之葉清臣元至元間之
梁泰大德間之伯顏帖木兒大定間之別鐵
木兒至元間之蠻文彬席仲植李太不花並
治渠有著蹟然以有司常事不書茲書通濟
渠者渠代豐利而作豐利跡湮而通濟獨在
錄通濟所以存豐利也又其為役大且久殆

涇渠志
與廣惠埭皆所不敢畧也而其嗣為之者亦因以附著庶幾古人規措之蹟於是粗具云

皇朝

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修龍洞渠

涇渠自秦漢來率皆堰涇水導之渠行以資灌溉初不知有山泉也然涇性暴吼東而過之益怒激渠堰多壞而水與堰爭漩洄蕩湑久之遂為深潭仰視渠岸日益懸絕則涇不入渠而灌溉利廢是以古今患之元之鑿御史渠也地在今之龍山鑿纔及丈而水泉湧出龍山之泉始見此矣其後元渠又廢明項襄毅公忠鑿廣惠渠即大小龍山穿石為洞

洞長一里餘抵後岷為洞口納涇水水由洞中行稍出王御史口逕豐利鄭白廢渠下至樊坑馬道橋出山曲折陸行以達於今所云王屋張房諸斗然後緣渠之民得以計程依畧均灌溉之利龍洞之名由此著也竊考其制蓋先鑿石為井縣志謂之石隔子者是每數武輒為一井匠者緹而下伏井底橫穿石竇以與他井接史記記龍首渠云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者此殆其遺法與穿益上至龍公祠側乃有大石徑數百圍穴其中空礧然余公子俊嘗於此鑿竅疏明土人謂之龍眼者也又即其顛鑿巨井深丈餘今謂之大麥固於是泉出石際漢涌不竭則今所云龍洞泉也當是時上下之議方亟亟以引涇

為事雖得茲泉於龍山下以謂可以厚水勢
為涇佐助而已於是盡收洞以南篩珠瓊珠
倒流天滂鳴玉調琴諸水悉以會涇而輸之
渠洞泉之與涇孰利不暇察也然洞口踞北
岸臨涇水泉從石際下皆汎走入涇是故渠
南引而泉常北注益不相及其自洞前出者
既走渠中則渠岸之庫薄穿穴皆能泄泉水
使旁下利日以微加又涇水挾砂石從泉上
過泉往往填淤更遇暴水閘岸不固則涇水
挾泉水落灘壑涇既不可終引而泉亦竭矣
廣惠之利不能久者蓋由於此其後三十餘
歲而通濟渠繼作然亦尋廢萬歷間三原人
王思印走京師上書請更鑿鉞兒嘴引涇工
部持其議終明之世莫能決而是時有沈子

章者為兵備巡邠乾道獨親歷渠口督工役
疏壅補漏灌溉得不廢自是以後人始知涇
之不可引稍稍言泉利矣本朝涇陽知縣
金漢鼎王際有先後治渠又各為之記以譏
切宋元以來穿渠者之勞廢病民民不堪命
而盛陳龍洞水泉之利自然可久然猶私議
於下未敢訟言之也

憲廟時渠稍墮毀泉澤不下及總督岳公鍾琪具以
聞於是被特詔修鄭白龍洞諸渠先後發帑金八千兩決去填淤

完治隄岸為官高水隄四百三十五丈六尺
石隄一百三十七丈三尺土隄一千八百丈
渠既通浚百姓賴之其後二年故相查公以
吏部尚書總督川陝軍事始以涇水引灌特

旨報可於

宜冬春夏漲暴至苗則抑偃砂石所過皆成
境壅奏請建閘以時啟閉而移西安府通判
駐涇陽專董其事得
是即舊之大小退水槽為閘各一而於中山
南三十里置通判署於百谷鎮然後治渠布
水咸有程式期會渠不填闕泉不漏下緣渠
之民被澤滋沃龍洞之
名與鄭國白公比烈矣

皇帝乾隆二年增治龍洞渠堤始斷涇水疏泉溉田

翰林侍讀學士世臣言陝西涇陽縣故有鄭
白渠自秦漢迄唐引涇灌田厥利饒沃其後
涇益低下渠高印不能納水宋大觀間乃更
鑿石為豐利渠元至大間又鑿新渠皆不久

而廢明巡撫項忠穿龍山為洞穴疏涇水命
曰廣惠渠即今龍洞也地既迫陘不能受洪
流土石填淤洞口充塞渠益不利而洞前有
篩珠瓊珠及他無名稱者小大之泉以數十
計皆走渠中稍出谷口民頗得灌田不藉涇
也渠左緣山趾右並涇流舊為隄防以拒暴
漲而石隙穿漏泉水下走常十七八入涇及
田間者二三數而已自雍正五年發帑金治
渠渠中淤泥既去渠岸亦完而數年以來厥
功莫繼慮恐漂壞日甚灌溉益少非所以廣
利源規久遠也謂宜益發帑金疏濬龍洞固
其隄防俾水皆輸田利必數倍而有司慎惜
經用莫敢輕發比聞地方大吏遣官相視欲
於廣惠渠北更鑿鉞兒觜引涇南達然地形

益高涇不就引勉強為之雖成必廢往代之蹟足為前車臣以為重費無益不如修龍洞渠便章下陝西巡撫議議一如所言且請置壩屏龍洞北口遏涇水毋令淤渠其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並請建壩而於廟前溝北別疏支瀆越野狐橋抵涇以洩濁污又請置水夫三十人俾除水草守視堤閘並廩食於官人歲給銀六兩每歲九月濬渠補堤岸穿漏並許以官錢充費遂為永制利庶可久奏上得

旨報可

於是發帑鳩工以乾隆二年十一月即役至四年十月終工計用人之力積六萬一百二十有六工用物之數為石一萬八千二百六十有幾尺他椿木錠鐵然薪沃醯桐油米汁

土墾麻絮之屬咸稱於是金之以兩計者通五千三百六十有三為渠二千二百六十有八丈溉醴泉涇陽三原高陵四縣田七萬四千三十有二畝自是之後無復言引涇而泉性溫冬不皸手甘澄宜稼歲又無耗竭百姓永永沐浴潤澤

聖朝制

置垂法萬世

考證

陝西通志曰龍洞渠在縣西北六十里鑿中山龍洞

引龍洞泉東會篩珠洞泉又東會瓊珠洞泉又東過水磨橋又東會倒流泉又東至大小梯子崖崖下有井曰中渠井又東至天元渠又東至王御史口又東至火燒橋又東為小退水槽又東會天澇池諸泉又東會碧玉泉噴玉泉暗流泉鳴玉泉調琴泉又東為樊江

渠之退水槽又東過分水嶺會分水泉又東
 會菜園倒流泉又東為大王橋又東過卧牛
 石又東為小王橋又東為大退水槽又東為
 野狐橋又東至大龍王廟為大小暗橋又東
 過趙家橋又東南為樊坑渠又東南過馬道
 橋渠至此始出山就平陸開渠灌田首為王
 屋一斗又東南為王屋二斗又東南至百谷
 鎮折而東流為王屋三斗又東為王屋四斗
 又東為張房一斗又東為張房二斗又東為
 張房三斗又東至北峪街為雙槐一斗又東
 為雙槐二斗又東為小留一斗又東為小留
 二斗又東為甯村一斗又東為甯村二斗又
 東逕石橋鎮南為店西斗又東為威勝斗又
 東逕大安寺北為李相公斗又東為何氏一

斗又東為何氏二斗又東過王家堡為七劫
 斗又東為石劫斗又東過甘皇廟為智光斗
 又東為聖女小斗又東為聖女大斗又東為
 駙馬西斗又東為駙馬東斗又東為染渠斗
 又東為鐵眼成村斗又東為白公斗又東為
 三限閘閘分南北中三限今名三閘口其北
 限為北白渠今名下北渠又曰上白渠從三
 限閘分水東北流北岸有長渠師和余家三
 斗南岸有新開斗南北王斗又東北流入三
 原界中限為中白渠今名下中渠為龍洞渠
 正身直東流過漢隄洞南舊從北岸支分一
 渠曰狂渠今廢南岸有西王斗郭馬南斗閘
 王斗北岸有郭馬北斗高陽斗長流斗內原
 斗又東為高陵之彭城閘下限為下白渠今

名下南渠又曰小白渠東南流過漢隄廟南
從南岸開斗首為曹件西斗又東南為曹件
東斗又東南為落橋斗又東南為小長流斗
又東南為盧從斗渠水至此盡入民田不復
灌溉他縣。通志注曰諸泉惟瓊珠最大水
磨橋與大王小王野狐趙家四橋俱所以防
北山水漲橋當水之衝每山谷水下輒從橋
上過下注涇故渠身不致衝決淤塞倒流泉
今半入渠半入涇宜為石壩斷入涇之路使
盡入渠不無小補中渠井者濬渠時渠中砂
石淤泥盡注於此也火燒橋亦昔人導引山
水之涇今圯廢僅存石梁退水槽者蓋灌溉
既罷洩渠水由槽入河也暗橋者為土洞
隱地中上皆泥砂繡結水從下穿洞過也

總論

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
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
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
渠東北行合治谷清谷濁谷及薄臺石川
諸水涇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
謂並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襄德
縣者是也白渠東南行循涇水涇高陵臨
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
渠取涇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
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蹟矣
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寧大觀間鑿
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十
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為白
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涇水出中

山谷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之廢亦已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武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即山淪泉昔以引涇為利今更拒涇使不為害制置既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傳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又史傳所書渠事其言或不可曉往往疑於夸誕史記曰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以余考之秦之彊始於

孝公商君歷惠文武昭襄而日以益盛天下諸侯至於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勢亦可見矣譬之羸疾歸於必盡其有不同者遲速間耳而或者誣舉一日之事謂死於此非確論也始皇之立也體暴橫之姿而承六世之餘烈以雄視六危國六國者初不聞有憤發自彊以能與秦抗方且感縮屏息苟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氣固先盡矣當此之時天道人事皆有不并於一而不能已之勢秦特投間應會而六國之社已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奈何司馬氏遽以是為鄭國功耶嚮使秦殺鄭而趣伐韓韓能支乎嚮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將終不得吞二周并諸侯

乎此史家鋪張之文務在盡意而不求其實者也又所云畝收一鍾者注云鍾六斛四斗而小爾雅二在謂之鍾注云八斛至淮南子要畧篇注則云鍾十斛古說之不同已如此而今日關中渠田歲收率不過三四斛其最豐者大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謂六斛四斗至於八斛十斛者又鄭渠注洛三百里而云溉田四萬頃白渠袤二百里比鄭渠之長當三之二而溉田纔四千五百頃十少其七八相懸何太甚也矧古今頃畝異制宋初謂周制步百為畝商鞅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然秦既廢井田開阡陌亦足盡地力矣而是時始為賦賦從畝出秦其肯廣畝以減

賦耶必不然矣漢書食貨志注鄧展曰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趙氏亦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而桑弘羊曰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當於情事為真而鄧趙之說流傳有本田制改於漢不改於秦審矣由是言之秦猶用周百步之舊則當時所謂四萬頃者正得漢之一萬六千餘頃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不足為據其他書傳同異尤多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止溉一萬餘頃文獻通考曰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而唐書云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
 歷初減至六千畝初疑畝字或是頃字之
 譌然其下書云歲少四五百萬斛以歲收
 最豐者計之非百萬畝不能得此數則豈
 非永徽萬頃之灌浸幾於盡廢故唐書謂
 減至六千畝而馬氏作通考或者未之詳
 耶宋淳化間杜思淵言舊白渠溉田歲收
 三萬斛計其田初不甚廣及至道間梁鼎
 陳堯叟則曰田存不及二千頃尋使皇甫
 選何亮相視乃言溉三千八百五十餘頃
 其後景祐間王汾又言今纔及三千頃元
 至治初屯田府言溉田七萬畝而天歷間
 陝西省准屯田府照乃言溉七萬餘頃明
 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云溉田八千二十

二頃八十餘畝又溉西安衛屯田二百八
 十九頃五十餘畝而明史本傳云七萬頃
 余子俊傳又云千餘頃袁化中則云定灌
 田八百頃田豈能自贏縮耶年代既久傳
 聞異辭紀載之人各隨所得書之不能統
 壹其為乖牾固無足怪至若項公作記渠
 實未通何由逆知溉灌之廣此必有人希
 意獻媚粉飾增加而項亦樂取其說以自
 侈大正可謂之上下相蒙者也由此以推
 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頃元史之四萬五千
 頃大抵皆出之始建議者計料之辭與當
 時有司告報之數史臣特取故牘采輯而
 潤色之耳則其為書庸足信乎昔者莊熊
 羆請穿龍首渠以為可令畝十石及作之

十餘歲而猶未得其饒自古喜事夸功之人其言往往無驗宋元之事殆亦類此孟子所以取武成二三策也或者曰為其利民也故亟書以勸是又未覩於利害之數者也夫穿渠之勞豈不可數而知哉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白渠之工詎獨下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厯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

火焚水淬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濶泥沙塞渠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况名匠貼役繫椿起堰下至梢芟筴棧麻鐵苧索一切出之於民民益蕭然煩費矣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輓土入水置堰下臨不測十月引水

以達來歲入秋始罷已復後作寒暑晝夜
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
尤甚近年水脉艱澀沾潤益寡諍訟鬪狠
姦弊百出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
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
口入山峭壁高巖陰飈慘栗絕少人居宿
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
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為之引纏轉送數人
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
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
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
非以愛之實以害之朝廷本意亦豈如此
今夫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
山下之散泉也然而因其已成不別事穿

治矣收其汎走不更勞陂堰矣於是決疏
泥淤完治隄岍不過費縣官金錢數千計
而此數十泉者固已冲澍浩衍合能效技
以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
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
倍而已若乃役由和催而無調發期會之
煩官自購材而無科率抑配之擾役興而
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豈非萬祀
之永賴百王之極則者乎然是泉也項襄
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星列
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
為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而盤固
於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
與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嚮使蚤知變

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暇
 尚何穿山治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
 古人之法不善用之而或足以敗而善為
 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敝政而常能轉
 禍以為福因敗以為功故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不可不信夫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
 急者曰謹視隄壩而已隄之作亦自項襄
 毅時寬七尺崇二尺而已然更百數十年
 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
 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
 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堤竟毀其
 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
 月隄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堤崇二
 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

足以障泉而不足以捍涇昔人比之布輒
 於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
 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
 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其顛纔有三尺
 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
 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崖之間陘
 隘東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嚙抉掀颺
 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則崩潰
 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隄之法苟欲
 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寧卑卑而涇水
 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
 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
 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
 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

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寧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為非宜聞之故老順治間金漢鼎寔始為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為渠蓋猶覬欲引涇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眾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低徊顧戀僥倖於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汚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為利較然明矣此其與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

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而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他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各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雖嘗設水吏守視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計惟務偷安狃於尋常以為無事略不視省或敝損已見忽不為意不以聞官坐使渠水滲漉日減月削猝遇漲水隳圯立見若此之弊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於戲

國家規措之詳蓋已斟酌古今而備具善美
今所言者皆歲修事耳然非愷悌君子盡
心勤民者不能任焉南陽召杜其終不可
復見與董子曰事在彊勉而已歐陽子曰
職思其位是豈
不在有司者哉

後序

溝洫廢而後水利急水利之為言非古也然
近世阡陌徧天下而亦不聞有墾壤則豈非
古今異勢井田之法固有不可行於今者歟
余觀秦漢以來言水利者鄭白渠最著少時
讀司馬遷班固所記意甚偉之已而見涇陽
志則二渠者壞廢既久後有繼作勞費尤鉅

後序
至乃農民呼號陳訴願棄利以弛役而不得者何也比年吏關中嘗一再至中山下行求鄭白之故蹟而觀宋元明所穿鑿則夫成毀之繇工拙之效誠不待考而知縣志所言皆有驗不妄余然後歎古今相傳耀於其名而不察其實徒見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何多也遷固所記自鄭國白公鄭當時外尚有河東

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又有莊熊羆請穿洛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

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作之十餘
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由是觀之渠之難成
亦可知矣兩史具書其調發之衆興作之久
言事者之無效蓋所以深致其意以戒人之
妄言興利何其婉而彰也後之讀史者不能
曉知古人著書之微旨獨好偏舉一時之利
以相夸慕於是鄭白渠遂為喜事者之口實

而豈知天下之利難成易毀尚有出於史傳
之外者哉余所以周覽涇渠而重歎息於名
實利害之際也蘓軾上神宗書曰天下久平
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略盡矣今欲鑿空尋
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
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為
空嗚呼軾之此言豈惟宋哉蓋古今興作之

通患而凡為治者所宜熟察也曩者畿輔旱
部使者下令勸民穿井灌田郡縣官吏分出
督視往來趾錯吾鄉胡氏獨為大井輒斲者
以十數井值三萬錢既成而灌利良沃而他
井皆穿土善崩竟廢無用後更督治之而民
以假貸穿井前困久矣及是相率乞免乃止
夫井利人人知也一鄉之人非其智盡出胡

氏下也然而為之不成者力誠詘也是故為
政者舉動不可不慎也自中古以降生民風
氣日開其於衣食切身之謀固非若上古苞
晦鈍樸必待上之人纖悉教詔之也彼其智
巧溢而貪競滋苟利所在雖立法禁限之猶
且不能若其熟視而莫肯趨者則必土之所
不宜俗之所不習與其力之所不贍焉耳而

上之人且噉噉焉朝下一令曰力爾菑畝暮
下一令曰盛爾蠶織彼民者未見有絲髮加
益於吾事也而徒見符檄之驚怛招呼之促
數酒漿贈賄日有百需而百姓固已怨矣若
此者非徒不適於衆情也且又不度已力之
所任蓋漢之時嘗傳循吏矣農桑教化使其
民親之如父母豈有他繆巧哉愷悌出於性

成而經營之才足以副之也然亦幸其時去
古不遠法令省約訟獄稀少吏得從容一意
以自親於民而周知其便利隱曲之事又自
丞尉以下若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
游徼嗇夫皆以儒生學士為之行可以備察
舉而才可以至公卿大夫以之分務宣化而
無壅闕撓抑之患是故上之誠意足以及民

而民之奉令無不曉然明白以悅從其上夫
是以教易行而事辦治也後世不然官政紛
于簿領吏能疲於聽訟州縣之吏既不能日
與百姓相見凡所舉事一以文具相承接而
所任使乃不出乎貼承隸阜與鄉里保甲之
長類皆閭里小人悍黠嗜利莫詬無耻日伺
官府點僉與其輩曹舉手相慶符紙一下驚

擾四起如是而欲與之共民生之大計則亦
何澤之能究何功之能集哉是故為政者之
舉動不可不慎也吾聞古之言治者務為清
靜寧一以與民無擾故曰去其害人者而已
以為無害斯所以利之也然又曰去其太甚
則雖祛害猶莫敢輕遽爾也至於興利則曰
利不百不變法非惡利也誠以利在而害將

隨之也抑又以為生民日用之事而持以官
府之法則亦鮮有不害者故慎之也後之人
惟不知清靜無擾之治則於利害之數不審
故其謀之而不必臧為之而不必成條教期
會民乃厭苦此不善圖肥民者也里之富人
生兒憐其孱也則以醫藥疏利其腸胃而厚
進以啖飲啖飲進而兒之元氣病矣此不善

圖肥兒者也後世之好言利民者何以異是
且夫利民之事誠無若鄭白大也司馬班氏
之書與千載之口相傳者至著也然而故蹟
之日非與繼作者之勞費世未有知之者也
崩墮接跡于前而鑽鑿尋績於後大役煩興
以困黔首既盡其力又耗其財何其忍而不
德也至於渠堰必不可固涇水必不可引而

後序
三原有妄男子者方且詣闕上書亟以鑿鉞
兇嘴是請嚮使其說果行則亦不數年而又
且議改矣不務適水之宜而亟移其地以事
穿引北山之石庸可盡乎小人游談無根而
不顧其後其可謂無忌憚者矣今夫龍洞非
瓠口之故區乎其視鄭國白渠為之難易利
之暫久豈不較然易見乎然必待之今日而

後農民得釋其勞費之苦而安於灌溉之樂
而不知昔之人實嘗親出此泉于手足之下
而莫能專收其用是何也狃於秦漢引涇之
舊而不思變計也此狗名而不求實見利而
不計害者之過也不龜手之藥有時鬻技百
金販脂胃脯富或傾縣邑見者不謂一時之
倖而竊規其既往之迹方謂盡天下求利之

工無以易是是所謂鷦鷯已翔於寥廓而羅
者相視於藪澤可不為大哀乎嗟乎盡心民
事而孳孳興利去害之是急此宜非賢豪者
不能然而不知清靜無擾之理以不審於利
害之數弊常與俗吏等而况挾其喜功好名
之心輕以民力為嘗試矯伐一時莫就之功
而貽他日無已之累若明之項襄毅此其可

以為戒者也嗚呼余於涇渠利害論之詳矣
後之君子可以考焉五月五日王太岳又書

徵引既富辨勘亦精考據甚詳斷制獨允捧
讀一過而其為

國愛民之心行道濟時之畧於茲畢露豈但繼
史家河渠溝洫等作立言傳世已哉吁嗟乎
士君子得志而為所得為固當如是矣宜急
為刊布以造蒼生之宏福云長沙老人王文
清拜識

國學生穆大展局刻

